

便衣警察

海 岩



便衣警察

海 岩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09千字 插页2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152-7/I·35 定价：3.60元

印数：00001——8000册

公安题材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突破

(代序)

李文达

×××同志：

刚刚看完电视剧《警戒线》剧本，高兴之至，忍不住地写这封信，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公安部除了积极支持此剧的摄制之外，很可以借此契机推动一下公安系统的写作活动。

上个月我才看了小说，当时就有相见恨晚之慨。就我所见，它比我看过的同类题材的小说都好。昨天我看完了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又觉得比过去看过的同类题材的电视剧都高。同时，我还觉得电视剧又比小说更高一筹。如果说，这是公安——侦破题材文艺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不夸张。这是我的总的看法。

从文学角度来说，小说与剧本都真实地写出了有血有肉有情有灵的人物，时代感与生活气息都相当浓厚。人物与环境，是我们熟悉的，颇感亲切。更可贵的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人动情，发人深思，引人联想。借用一句行话来说，是做到了“在有限的个别的感情形象中包容和显示出无限丰富的普遍的理性意蕴。”（《红旗》1986年第5期《略谈艺术典型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深处的概括力。由这样的人物构思的故事情节及其主题思想，生动真实，引人入胜，颇具匠心。虽然还有些略感单薄和个别合理性不够之处，但精采段落和撼人心弦的场面俯拾皆

是，各集皆有。许多细节均属生活中常见，却又能拨人心弦；平凡的砂砾中，随处可见金色闪光。于平凡中见不凡，这是作者艺术功力和思想阅历达于成熟的标志。

文学方面的不多说了（我也没本事多说），我更想说的是这本小说和剧本的出现，对于公安系统内部今后写作的意义。

公安人员写公安，发表小说与拍电影，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作者人不多，作品数量不大，而读者和观众却不少。近十年，作者人数大增，据说发表作品的已近四百人，作品当然也多了。据说，读者和观众也还不少（主要的是对惊险样式的案例的纪实体的作品）。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都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个别的曾热闹一时，随即销声匿迹。较普遍的反应是文学性不强。文学性不强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就是没有写出人物来。十年动乱前的这类作品主要问题是忘了“文学即人学”这句话，只注意构思故事情节而不注意塑造人物。十年动乱后的近十年，情形有些变化，不少作者注意写人了，却又不了解人。许多作品写出的人物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不是通过作者的心灵去向生活中寻找来、冶炼出的人，而是按照某个规格（例如“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或“名著”中的典型等等）制作出来的人。

我认为海岩的《警戒线》（小说和剧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他写出了人。同志们都知道海岩有生活，他所写的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但公安系统作者中比他工龄长的有的是。关键在于了解人。懂得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相信人有无穷的潜力，把了解人（对我们说来更着重了解我们的干警）当作自己崇高的责任；在研究人时，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干扰，不受传统的习惯、世俗的偏见所制约，深入到人的心灵，这是一个作者必须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海岩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也作出了榜样。我认为这对公安系统广大作者们可以说是极为有用的借鉴。

人无完人，文艺作品中也不可能有完人。那么，非完人的描

写，是不是会有损“公安人员形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所谓“高大形象”问题，过去似乎任何系统也没有公安系统那么担心。当然，别的系统也发生过这种问题。记得五十年代有个电影叫《如此多情》，其中写一位女护士不怎么好，惹得护士界的抗议，封建行会气十足，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有缺点的人物，什么职业的都会有，并非都发生过《如此多情》事件。各系统的都可以写，不怕“损害形象”，如果公安系统中有此现实，为什么一写就“损害形象”？事实是，脱离了现实的作品就失真，失真就不是文学。要促使公安题材的文学繁荣，首先要去掉这种顾虑。

第二，作者创作也不要失真，要忠于生活，写出本质的东西。公安战线总的是正确的，公安队伍总的是优秀的，正确与优秀，是在与纠正错误克服缺点中发展前进的。反映出这个本质，高大的形象也有人相信。鲁迅谈他写《阿Q正传》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我们的队伍中确实存在需要“疗救”的毛病，就该勇敢地“揭出病苦”来。事实是，《警戒线》中不但写了“四人帮”时期的失误，也写出了“四人帮”垮台后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的失误，但读者们的感受，是更相信、更理解了公安人员和公安机关。

过去，公安机关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写侦察手段上确实存在无形的禁区。因此出现这种现象：在翻译小说和外国影片中，读者与观众看到了新鲜神奇的侦察手段，觉得中国的公安机关不是太老实便是太落后，久而久之，对中国的这类作品更加不相信。事实上，只要不违法犯纪，写作无禁区可言。《警戒线》开了个例，对我们的作者也减去了一个包袱。

总之，《警戒线》给今后公安系统作者打开了一条宽广的路，主要的是写人的路。此外，这个作品对广大公安人员也很有启迪作用。我想：如果仅仅说：这个作品告诉人们如何当个好警

察，如何以周志明、段兴玉、严君、马三耀为榜样，那就太简单、太不够劲了。这个作品发人深思之处决不仅仅如此。我个人的感受是：它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思考了自己，思考了历史，思考了我们的时代，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还经历这么严重的灾难，最后又思考了人的价值。每个人的经历、经验、苦乐以及审美意识、价值尺度、思维方法不同，想的不可能都一样。但是，作为公安人员，也会都思考到这个问题：如何建设自己、如何建设好我们的队伍，我相信，这个作品是可能引起这些有益的积极的思考的。

所以，我建议对此作品在公安系统中作个推荐。这对公安系统的作者有益，对广大公安人员也是有意义的。

B199/13

公安题材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突破

(代序)李文达(1)

目

录

第 一 集	(1)
第 二 集	(23)
第 三 集	(43)
第 四 集	(65)
第 五 集	(91)
第 六 集	(117)
第 七 集	(144)
第 八 集	(173)
第 九 集	(194)
第 十 集	(215)
第十一集	(236)
第十二集	(263)
第十三集	(288)
第十四集	(312)
第十五集	(333)
第十六集	(362)
后 记	(391)

白色的天空，黑色的土地。

童年的周志明从黑白画面中向前走来，吹着不成调的口哨，却有如童谣般的稚气清甜。

孩子的身影忽然模糊了，身后是黑白朦胧的地和天。当一切归于清晰，少年周志明吹着口哨向前走来，土地露出了深褐的本色，天空也变得碧蓝耀眼。在蓝与褐的分野中，少年的身影又模糊起来。

溟濛中天和地都染上了温柔的红色，如晚霞缠绵，青年的周志明向前走来，口哨的旋律安祥舒缓。

从童年走向青年，从黑与白的单纯走向五色的斑斓，模糊了复又明快，仿佛这条路永远走不完，宛如一个玩味往事的冥冥梦幻。

第一集

隆冬，黎明前，北方工业大城南州市。

随着嘀嘀哒哒的电波声，深邃的夜空中跳出电文字幕：

“1127，来信收悉，小分队整装待发，一月十五日与你汇合，预祝成功！M”

南州市公安局侦察处电台监听室，墙壁上嵌着硕大的监听

仪，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将满房间大小仪器连成一体，墙壁的空白处，贴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

译电员摘下耳机，将破译出来的电文交给侦察处长纪真。纪真看了，又交给侦察组长陈全有，年轻侦察员陆振羽和女侦察员严君迫不及待地凑过来看，最后传到侦察员周志明手中。

陆振羽兴奋地：“果然来了。”

陈全有看看手表，说：“纪处长，现在是凌晨五点，什么时候报告甘副局长？”

纪真已经迈步向门外走去：“马上。”

侦察处一间办公室。

南州市公安局军代表、副局长甘向前已经到了，连军大衣也没有脱，显然是不能久谈的样子。侦察员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甘向前：“通知机场，不管还有没有票，我一定要乘上午的航班走，叫他们留两个座位。”

一个秘书模样的人一边点头一边记在小本上。

甘向前又问纪真：“你们呢，准备得怎么样？”

纪真：“按原计划不变，今天中午十二点一刻，带徐邦呈坐91次特快走。”

甘向前：“好，咱们边境见。”

侦察处院内，天已大亮。侦察员们从办公楼出来，一边唧唧咕咕说着话，一边向楼前的存车棚走去。

陆振羽兴高采烈，“果然不出甘局长所料，我算服了。瞧着吧，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就咱们这几位，震惊世界！”

大家各取各的自行车，陈全有并没有忘记嘱咐几句：

“小陆，去看看守所提徐邦呈可是咱俩的事，别忘了。”又对

周志明说：“十二点一刻的火车，你也别误了。”

严君的自行车和周志明的紧挨着，两人一边搬车一边说话。

严君：“你爸爸怎么办，他不是病了吗？”

周志明：“求邻居照顾吧。我们邻居还行。”

侦察科长段兴玉骑着自行车上班来，一边放车一边和大家打招呼：“辛苦了，一宿没睡吧？”

陆振羽：“段科长这么早上班啊？”

陈全有走近段兴玉，轻声说：“科长，咱们让徐邦呈写的那封密写信，看来那边已经收到了，盲发电报来得很准时。”

段兴玉故作淡淡地：“怎么样？”

陈全有：“讯号相当清楚，和徐邦呈的口供对上了。”

段兴玉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锁上自行车，往办公楼走去，碰上周志明和严君便打招呼，“小周，你爸爸好点了吗？”

周志明：“好点了。”

陈全有推着车子跟在段兴玉身边，边走边说：“科长，你看，这次行动还需要注意什么？”

段兴玉摆摆手：“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走了两步，站住，声音略轻了些：“反正，在边界搞这种行动，不象在咱们南州市里，你们……多留神地形吧。”

纪真从楼里出来，走向正在等他的汽车，见段兴玉来了，叫了一声：“老段。”

段兴玉应了声，转身握了一下陈全有的手，说了句：“好，马到成功。”然后向纪真走去。

两人边走边谈，纪真随便问道：“前天查到的那份总理遗言，查出结果了吗？”

段兴玉：“哪儿查去啊。”

纪真：“我们中午就走了。”

段兴玉注目不语。

纪真：“放心，有我在，出不了大差错。”

段兴玉冷笑：“这么大规模的非法潜入，就为了破坏批邓？”

纪真：“这个恐怖活动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甘代表从当前路线斗争的角度，判断敌人破坏活动的目的，也是对的，徐邦呈怕掉脑袋，立功心切，投甘局长所疑，也很自然。不管怎么说，他在一月十五日要到仙童山接应一支小分队进来，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纪真疲倦地停了一下，又说：“这次诱捕任务完成以后，你和甘局长的争论，自见分晓，现在跟他辩不清。”

段兴玉吐了口气：“他们三个都去？”

纪真点点头：“上午都回家准备去了。”

南州市的一条小巷——西夹道。

周志明骑车进巷。

周志明家。

这是一个天井式的小院，南北相对、两户人家。北房整齐宽大，住着周氏父子；南房略显矮旧，是房管所工人王焕德的四口之家。周志明进院时，与王焕德的儿子王有福撞了个迎面。

王有福：“哟，你快去吧，你爸爸又犯病啦，我借平板车去。”

周志明进院，王焕德立即冲北屋喊了一嗓子：“嘿，志明这不是回来了吗！”他的老伴郑大妈从屋里探出头来：

“哎哟，小祖宗，你还知道回来呀，你爸爸又流鼻血啦。”

周志明急忙进屋，屋里的装饰陈设高雅舒适。父亲仰在小沙发上，两个鼻孔都堵了棉花；郑大妈一边在脸盆里拧着湿手巾，一边张罗着她的女儿淑萍收拾病人的衣物、牙具等。另一只沙发上，睡着一只大白猫。见周志明进来，父亲咳嗽地问：

“又熬夜啦？你这岁数，不能总熬夜。”

周志明：“没事。怎么又流啦？”

王焕德跟着周志明进来了，插上来说：“从昨儿半夜就发烧，你福哥刚到第六医院找了个熟人，跟人家央求了个床位，马上就得去，晚了就没了。”

周志明：“我去要个出租车……”

王焕德：“哪儿要去啊，大福子借平板去了。”

父亲抬起头，困难地对周志明说：“你别管了，要困就睡去，他们送我去就行。”

周志明：“我要出差了，中午十二点的火车。”

屋里人都转过头来，郑大妈问：“今儿啊？”

周志明：“啊。”

郑大妈：“那哪儿成啊，没看见你爸爸这模样。跟你们领导请假去，走不了。”

见周志明不吭声，王焕德说：“我去，我给你请假去。”

周志明叫住了他：“王大爷。”

郑大妈：“我去，我是联合向阳院主任，我代表组织去，你爸爸过去好歹也是大学里的书记，革命老干部，住医院家里不留人哪儿成啊。”

反倒是父亲叫住了郑大妈，转脸问儿子：“能请假吗？”

周志明过意不去地：“爸……”

父亲：“是去哪儿啊？又是无可奉告，好，我不问了，比我们过去搞地下工作还保密。是往南还是往北，带什么衣服你自己看，你的干净衬衣都放在衣柜左边的小抽屉里了。”

周志明进里屋去了，郑大妈说：“我要是志明的领导啊，非给他评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不行，一心扑在工作上，亲爸爸病了都顾不上……”

周志明在里屋问：“爸，我那双黑袜子呢？”

王焕德对老伴摇头笑道：“瞧瞧，你的这位积极分子，离了爸爸活不了。”

父亲冲着里屋说道：“你看左边小抽屉里有没有？”

周志明从里屋出来了，拿着准备随身带走的几件衣服，说：“没有，不找了。”

父亲：“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管好自己的东西啊？”他又转脸对王焕德说：“在单位里人家都说他能干，一回家全露馅了。”

周志明的目光落在父亲脚上：“这不穿在您脚上啦？”

父亲连忙起身看：“这是你的吗？”

周志明笑了：“当然啦，我这是带暗花的，怪不得找不着呢。”

淑萍端着一只冒热气的碗进来，放在桌上，说：“妈，好了。”

郑大妈：“周书记，您先吃个荷包蛋，医院里保准没饭了。”大白猫喵喵叫着凑过来，被她一脚踢开：“去，不是给你吃的。”

父亲：“谢谢，我现在吃不下。”

周志明：“您少吃点。您不是就爱吃鸡蛋吗。”

父亲：“我不想吃，你吃吧。”

周志明：“我不吃。王大爷，麻烦你们每天拿这个给猫拌点饭吃。”

郑大妈：“好家伙！这孩子可真够浪费的，这么好的肉松给猫吃，这一袋得多少钱啊，比人都高级。”

这时，院子里传来大福子的声音：“妈！”

淑萍又跑进来：“我哥把车借来啦。”

第六医院、病房。

王焕德等人已经离去。父亲半躺在病床上，周志明正蹲着往床头柜里装东西。

父亲：“哎哎，你怎么把你的东西也拿来了？”他指着儿子

手里的铁盒巧克力糖。

周志明：“街上连水果也买不着，鸡蛋又要本儿，没营养怎么行。”

父亲：“前两天我看见菜市场有暖房里出来的西红柿，挺好的，你叫郑大妈他们给我看看还有没有。”

周志明边看表边往门外走：“我现在就到菜市场看看去。”

父亲：“你别误了火车！”

街道。

周志明从一家菜市场出来，两手空空，犹豫了一下，挤上了一辆刚进站的公共汽车。

另一家市场。

墙上的电表正指在十点钟，地上肮脏潮湿。除了乱七八糟堆了些大白菜之外，货架上空空如也。几个售货员正在闲聊。

周志明跑进来，气喘嘘嘘地对售货员问道：“同志有西红柿吗？喂，同志。”

一个售货员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

周志明又问。“有鸡蛋吗？”没人理他，一个上了年纪的售货员抱着一摞筐走过来把筐往地上一顿，笑着说：“鸡蛋？咱们不养资本主义的鸡，也不吃修正主义的蛋。”

周志明快快地正要离开，忽然发现菜架底层有三四个红透的西红柿，“喂，同志，那不是吗！”

售货员：“伍块钱一斤，要吗？”

周志明：“要，我全要了。”

没东西盛，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把西红柿一个个放进裤兜里。

公共汽车站。

一辆汽车进站，周志明赶到，在他身后又挤上一大堆人。

车厢里，人挤得一动不动，嘴上不断地争争吵吵。一个漂亮的姑娘——施肖萌，背对周志明站着，旁边挤着她的姐姐施季虹和施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车到站，一大堆乘客拥下车去，车厢里立刻疏松下来。这时，卢援朝惊叫了一声：

“哟，萌萌，你裤子上是什么呀？”

施肖萌裤子后面，果然沾了一块湿漉漉的印迹。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射向在一边傻看的周志明，他的裤子也湿了一片。

卢援朝：“流氓，抓流氓！”

周志明还没弄清什么事，就被几个人拧住了。

路边。

周志明被一大堆人扭着下了车。看热闹的路人立刻围成一团。

周志明：“放开，你们干什么！”

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干什么，问你了！”

围观的人七嘴八舌，有耻笑的、有愤慨的，还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左右询问的。

围观的人群堵塞了交通，一辆吉普车被堵在路边。两个民警从车里探出头来张望，年轻些的说：“怎么啦？”中年的抬抬下巴：“你去看看。”

年轻民警遵命下车，挤进人群。人们让路：“嘿，警察来啦，”“正好，交给警察吧。”议论纷纷。

青年工人正把手伸进周志明裤兜搜摸，摸了一手粘，象得了证据似的伸到周志明眼前，“说吧，这是怎么回事。”见周志明不服气地挣扎，便说：“松开他，跑不了。”

卢援朝怒气冲冲：“少跟他啰嗦，送公安局去！”施季虹搂

着妹妹，妹妹在众目睽睽之下，很不自在，息事宁人地说：“算了，咱们走吧。”

警察挤进来，板着脸问：“怎么回事？”大家七嘴八舌，添枝加叶，“您看，不知弄点什么东西，在车上抹人家女同志一裤子……”周志明红着脸大叫：“我给我父亲买的西红柿，他在医院呢，不信跟我问去！”

青年工人闻闻自己的手，不说话了。警察说：“在哪儿买的？”

周志明：“就在上一站的菜市场，我不知道车这么挤。”

警察对施季虹等人说：“瞧，人家是给生病的老人买的西红柿，车挤，不是成心的，算不上什么问题。”又对周志明说：“你以后注意点。”

周围的议论声又起来了：“车这么挤谁还能不碰谁呀。”“看这小伙子的样儿，也不象坏人。”“就是，挺老实的。”议论的锋芒渐渐指向那帮见义勇为的青年工人了：“没弄清楚就打人……”“事儿妈……”

卢援朝说：“这也太不注意啦，我们这是新买的裤子，西红柿汤还能洗掉吗？”

季虹：“算了算了，萌萌没受欺负就行了。”

周志明：“对不起啊。”

肖萌：“不不，是我们对不起你。”

季虹：“冤枉你了啊，小伙子。”

卢援朝还是问警察：“那这裤子怎么办哪？”

警察有点不耐烦了：“你是她什么人啊？”

卢援朝：“她是我女朋友的妹妹，这裤子就是我买的。”

警察无可奈何地：“那把你们的地址留给他，叫他负责洗干净。好不好。”

吉普车上的中年民警等得不耐烦了，也挤进人圈，向人们喊

着：“散开吧同志们，别堵着路。”一边招呼青年民警：“嘿，张立军，走啦！他意外地看见了周志明，兴奋地叫起来：“周志明？”

周志明接过卢援朝写好的地址，闻声抬头，笑了，：“马三耀！”

人群渐渐散开，围在外层的人依然不知就里，还在傻问：“怎么回事？”被问的人自以为是地用下巴指指，“公安局抓流氓，瞧，那不带走一个。”

人们看见周志明跟着两个民警上了吉普车。车开走了。

吉普车里，马三耀显然已从青年民警嘴里知道了刚才的事情，正笑得痛快。

“哎哟我的小少爷，你怎么也会干这种流氓事儿啊，不行，这个笑料我可得记着。”

青年民警：“马队长，你们认识？”

马三耀：“原来他也在咱们分局刑警队，前年才调到五处去的。”然后又对周志明说：“刚才我还在分局骂你呢，你现在跟着段兴玉翅膀硬了，也不惦着回娘家看看我这个进门师傅。”他把脸转向青年民警：“五年前还是我把他从学校里招来的呢。那时候，小胳膊这么细，人称小少爷，弱不禁风，你瞧现在，够精神吧。”

周志明有点尴尬，说：“没法跟你贫了，停车，我有事得走了。”

马三耀：“好不容易碰到一块走什么？先到附近派出所把你的裤子换换，要去哪儿我送你。”

周志明：“我要出差，火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开了，我什么还没准备呢。”